易變體義

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易變體義卷三　　宋　都絜　撰

上經三　履至大有

䷉ 兌下乾上　履

初九素履往无咎

此履之訟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窮而在下獨善其身而未可兼善若素之未受采也然君子之所是小人以為非君子之所行小人莫不忌況其窮而在下

人莫我知強者面折之于前弱者背毀之于後或排之于鄉黨或擯之于朝廷羣起而攻之若聚訟然履之初九其義如此故變體為訟而曰素履往无咎蓋以衆人攻之所以有咎而君子無慊焉則咎可免也孔子再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木于宋叔孫之徒毀之于朝荷蓧之徒譏之于野訟以衆起而親交益疎其類此爻之變體也歟然有孚而見窒于人于是乎有訟今以素履獨善人乃以為非是而攻之故為履之

訟而與其本體異焉夫訟之履者以訟而明已之所履履之訟者以履而致人之所訟皆直在我曲在彼莫匪君子之道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此履之无妄也而爻辭云爾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夫君子所以能坦蕩蕩者以其言行如此其不妄也小人反是六二之所履剛不過中盡此道者也

故變體為无妄而有履道坦坦之辭然以陽居陰幽人之事幽人能體剛中而以是為正則守靜知常无妄作之凶矣故繼以幽人貞吉之辭夫子于是釋之以中不自亂者亦言其剛不過中而已然无妄本體言心之利而是爻則言履之剛中故為履之无妄而與本體異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此履之乾也而爻辭云爾者六三體柔居剛已過乎

中又居乎五剛之間以是而爲履者也體柔則眇且跛之象居剛則視且履之象以柔過中又間乎五剛以居則履虎尾而咥人凶之象然位剛過中又處上下五剛之間則其志已剛而柔與之俱化矣于是變體爲乾而爲天下之至健焉夫乾天道也其事則爲武其位則爲君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辭焉武事剛矣而武人則用武之人而剛莫甚焉君道剛矣而大君則天下之君而剛爲至焉然六三臣位主武人以

言之故夫子釋之以志剛也雖然履以柔為宜而乾以剛為正九三終日乾乾健而不息則正所謂乾也六三以柔履剛而終于武人為于大君則是履之乾而已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此履之中孚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履言涉世之患而四為多懼之地且九五居一卦之尊其剛不可犯若虎之善咥也四乃以剛居柔由其後以進則履虎尾

之象也然處多懼之地而有能懼之心則雖危无咎
志行而吉矣故言履虎尾而繼之以愬愬終吉夫喜
有彊勉者雖親不和怒有彊勉者雖嚴不威哭有彊
勉者雖悲不哀則喜怒哀未必誠也以至作好作惡
亦有出于彊勉則愛惡欲亦未必誠也唯懼非僞爲
遇難而生焉由驚而怖由怖而畏發于其心而見于
其貌未有不出于誠而无或以僞爲者此變體之所
以爲中孚而有愬愬終吉之辭也雖然人之生也其

精甚真其中有信君子修胷中之誠則上足以應天下足以化邦徼足以及豚魚无所往而不孚也是爻則因履虎尾之危能至誠而戒懼故為履之中孚而已蓋與其本體異矣

九五夬履貞厲

此履之睽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故剛健中正君道之所以立本而濟之以柔則君道之所以變而通之也是卦之彖言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者彖言才故明君道之所以立本然爻言夬履貞厲位正當也者爻言變故明君道之不可以不通其變也蓋以剛居剛而承乘亦剛以是而臨下則柔克有所不足將不能和輯其心而有乖離之志矣故變體爲睽而曰夬履貞厲夬者五剛一柔之謂也貞厲者以剛爲正而未濟以柔則厲也蓋履之爲道以柔爲宜故以柔履剛然後无處尾之危今乃以剛居剛此其所以厲也夫夬與

後成卦六三武人爲于大君夫子釋之以志剛則具乾剛之義而已无兊說之義也故全體爲乾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夫子釋之以有慶則具兊之義而已无乾剛之義也故全體爲兊

☷☰ 乾下坤上 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此泰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升之初六與上合志則所謂允升大吉者在我而已泰之下體與上卦有應

當君子道長之時初九乃與三陽俱應乎上則同升
者衆矣是泰之升也豈特允升大吉而已哉故曰拔
茅茹繼之以其彙征而夫子釋之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此泰之明夷也而文辭云爾者夫用晦而明者君子
莅衆之道而明夷之所貴者也泰之時君子道長而
以其類進者衆矣小人莫得而預焉或不及或太過
或遠乎己或比乎己无所分別一視而同焉然其質

不齊所遇不等而所以為君子之道者則一是其所

以用晦者未嘗不明也此其所以為泰之明夷而與

明夷之本體異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

此泰之臨也而爻辭云爾者夫乾下而坤上者泰之

成卦故曰天地交泰而以上下交為義坤上而兌下

者臨之成卦故曰澤上有地臨而以上臨下為義泰

雖以上下交為義而過中則必辨若天之際地而平雨之所以施也然未嘗不終于陂若地之際天而往雲之所以行也然未嘗不終于復君子之臣其君也知天地之交際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艱不敢易正不敢僭而上下之分于是乎辨上下辨分則以上臨下之義行焉是始于泰之交而終于臨之辨也蓋與臨之本體異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此泰之大壯也而文辭云爾者大臣雖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其勢猶未壯也能與羣賢同比乎上然後一下相信而勢莫盛焉泰之六四雖若翩翩然下比乎三陽然方其未與之同比乎上則勢未壯也故曰翩翩不富至于相與比乎上而上下見信然後其勢盛強而小人不得以間之故曰以其鄰不戒以孚而變為大壯之體焉夫三陽而為泰四陽而為大壯此爻之義因得羣賢而同心比上以致君子之盛所以為

泰之大壯而與大壯之本體異矣且卦為大壯則既
壯矣自泰三陽變而為四則為壯之始焉所謂泰之
壯者如此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此泰之需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天保下下之詩也而
曰何福不除故六五有帝乙歸妹之象而曰以祉元
吉甫刑之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故六五以祉元
吉而變體為需需言人君有養人之道若酒之能養

陽食之能養陰天下之所需也人君既受帝祉而敷賜庶民則天下之所需若雲上于天而人需其雨然此泰之六五所以變而爲需也然德位中正有養人之道而天下需之者需之正體也至于以柔下賢而受祉既受帝祉而兆民賴之則所謂泰之需者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此泰之大畜也而爻辭云爾者夫人君之待臣下或用柔德已甚則忘分太過而御失其道故有城復于

隍之象自邑告命之辭焉苟以此為正而不改則吝矣若夫反是以改之而濟之以剛德則因君子道長羣賢並進之時而用剛德以畜之則其所畜亦大矣此變體之所以為大畜歟

䷋ 坤下乾上 否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否之无妄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君子之道固无妄矣然于時于義當處而出是亦妄也故否之初六拔

茅類處乃有无妄之義焉然則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而不以類處為正者何也蓋若初六者君子之道未可與權者也當否之時可處而已若六二者大人之道其道則可與權而其才則足以亨否當否之時不處可也此二爻之所以異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此否之訟也而爻辭云爾者夫上剛而下險則訟有孚而見窒則訟訟則利見大人蓋訟之本體也何所

待哉若夫君子而當小人道長之時欲與之訟也其可遽乎方勢之未可也必包以容之而未可訟之也必屈以承之而未可勝之也至于道足以格君心之非而勢足以有行然後辭而闢之辨而明之向也包承以和之今乃違行以正之則小人退而君子進矣是能以大人之道而亨天下之否者也所謂否之訟者如此

六三包羞

此否之遯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六三以柔不中正之才當小人道長之世而居坤體之上所謂邦无道而富且貴焉者也此其所以有包羞之辭也夫謂之包羞則能知耻矣欲反是而從君子之道則當如之何或餓而顯或祿而隱儉德避難而遯世无悶則非富且貴焉者矣此六三之包羞變體之所以爲遯歟雖然一陰未生而知險者聖人也二陰既長而後遯者賢人也二陰而爲遯三陰而爲否今也否而後遯則

後時而縮矣故其初也不免乎包羞至于知耻而改
過則終能遯矣故變體為遯焉夫否之六三變為遯
之九三而曰係遯有疾厲蓋係者不能去之謂遯者
終能隱之謂係而後遯則與包羞而後變同矣故有
疾厲而未必然也然則若六三者本體之義為小人
而變體之義為君子去就趣舍之間可不慎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此否之觀也而文辭云爾者方否之初君子引類而

窮處故曰拔茅貞吉其既亨則惠疇而受福焉故曰
有命无咎疇離祉然君子遇否而類處也雖浩然有
去志而惓惓不忘其君者庶幾改之爾及夫大臣承
君命以惠疇則于是觀國之光焉此變體之所以為觀
也然觀之觀光者六四而已否之疇離祉則羣賢于
是乎並進且否之九四固嘗否矣有命无咎然後疇
離祉而來游以觀光焉此其所以為否之觀與觀之
本體異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之晉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天保之詩曰如日之升言有升而无降也否至九五則休否而復泰泰則安存以治矣然必存而不忘亡然後常存而不亡若繫于苞桑其固不可拔焉常存而不亡則如日之升而有進無退矣此變體之所以為晉也然其所以異于晉之本體者已否而泰泰而不忘否幾亡而存存而不忘亡然後至于有進而无退爾所謂否之晉者

如此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此否之萃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否則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于是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至傾否而後泰則羣賢復進上下交而其志同矣于是君臣合志而圖勞來還定安集之政焉周宣承厲王之後蓋體是道若鴻鴈之詩是已此否之上九所以變而為萃也雖然此否之終也故傾否而萃是萃之始爾與其本體

異矣

䷌ 離下乾上 同人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此同人之遯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同人之義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而遯之義則遯世无悶二卦之義若不相似也然當衆人尚同之際已乃同人于門而已其不立異以絶物則有同人之義然于門而已則與二五三四異矣故有遯之義此則即同而能遯故為

同人之遯焉老氏曰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蓋與此同意且體本陽也而六二居前故曰同人于門變為陰爻而居下卦之内故于卦為遯所謂同人之遯者以此

六二同人于宗吝

此同人之乾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六二柔而正也九五剛而正也剛柔皆正而又為正應故有同人于宗之義宗非母族非妻族也在三族之中為父之黨而

乾有父道故爲同人之乾然乾之全體則有父道得

一爻而剛正在上則僅能爲宗而六二之所同則

所謂善內親而爲睦者也故有同人之乾之義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此同人之无妄也而爻辭云爾者夫无妄之世貞信

是宜而不貞不信則无從而助之者故其卦曰无妄

无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謂當无妄之世

正而後亨其有妄而匪正者有眚而不可以有行也

同人之二五以正應而同者也三五以非正應間之而三獨无反則之吉則是于无妄之世以匪正有眚而天命不祐不可以有行者也故其變體之義如此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此同人之家人也而文辭云爾者同人之九四攻二與五不中不直則德不勝爭非其應則義不勝與三不同心則力不勝遽乘其墉以攻之乃弗克而又至于困則其傷實多矣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此其變體

之所以為家人而夫子有困而反則之辭焉夫已无同人之道而以力強人之同至于弗克而困然後反于家是于同人之卦變而為家人者爾與其本體異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此同人之離也而爻辭云爾者夫離之為言麗也與人同而交相親焉固有麗之義矣然不有間也安知合之為善不有散也安知萃之為樂故六二之于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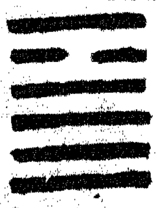
五言其德則同乎中直言其位則同乎正應始為三
四所隔而不相遇故有號咷之義至于同心以克三
四而後相遇則有後笑之喜焉則是先間而後合先
散而後萃失其附麗之意而終得之者也其為麗也
乃人情之所尤喜蓋與常麗而不相遠者有間矣此
其變體之所以為離也夫二五皆相遇而得其所同
者也然離麗之義獨歸于五者何哉蓋爻自下起六
二之時猶有三四為之間焉至九五之地則三已久

而不與四已不克而反矣且六二以柔中居下非得九五剛健中正居乾之尊位則豈能保其相遇哉此離麗之情雖二五之所同而離麗之功乃九五之所獨也夫彖言離之一體故取其文之義而已至九五之變體則上下皆離故取麗之義蓋兩相麗而後為麗之至焉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此同人之革也而爻辭云爾者夫革有改義又以去

故為義同人而革者何也以衆言之則衆有故而合我獨无故而合以己言之則向也開其兑而濟其事今也解其紛而同其塵于是相與于无相與相為于无相為而遠于有事矣故有于郊之象而為同人之革焉其言郊者遠于有事之地也


乾下離上　大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此大有之鼎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大有乃尚賢之卦

而初九有賢人之才然在下无應則以无上下之交為害雖咎不在我而不可以輕進必舉之有其人然後可起也必待之以其道然後可用也故有艱則无咎之辭而變體為鼎焉蓋鼎重器也人材之象也鉉能貫其耳而舉之然後以木巽火而致亨飪之用焉五之所謂金鉉上之所謂玉鉉者言舉之有其人然後可起也木以象仁火以象禮彖之所謂以木巽火者以象仁且有禮蓋必待之以其道然後可用也其言

艱則无咎而為大有之爲者蓋以此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此大有之離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大有者仁君以柔中而下賢賢臣以剛中而承上之時而能盡是道者其二五乎九二剛中之材可以承上而上實任之以行故言大車以載蓋言所載者君而載之者臣也賢臣有能載之材而其君任之則自上而麗下矣必往而應之乃為自下而麗上上下交相麗則能盡離之

義矣此變體之所以為離也然必君以柔中自上而麗下然後臣以剛中自下而麗上與夫離之本體主言一柔麗乎兩剛者異矣所謂大有之離者如此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此大有之睽也而文辭云爾者夫人君以柔中之德下賢而其臣乃以剛健之才承上至于其君任之而其道大亨則諸侯之盛者也必有君子之才至公之德以稱之然後盡臣道而无君弱臣強之患苟以小

人之材居君子之位无公之道居公之職而亨于天子如此則君弱臣強不和而乖矣乖必有難害孰甚焉然九三雖剛過中而未失正也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夫公用亨于天子者大有之盛也而小人弗克則君臣不和而睽之所由生也故序卦謂睽為乖而此為大有之睽焉

九四匪其彭无咎

此大有之大畜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資諸己者可謂

才矣而資諸人者是亦才也而况君之于臣豈无所
賴其助乎大有之六五人君以柔下賢者也而有剛
健過中之諸侯若九三者焉九四介乎三五之間苟
貳其君以附下則三益強而五益弱將不得有之而
况畜之乎唯一其志以承上則上有禦侮之助而下
无跋扈之勢又將有同寅之恭焉于是五有止健之
才而三有受畜之理者九四匪其彭之力爾是爻之
變體所以為大畜歟然則九三者諸侯之象而九四

者相臣之象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此大有之乾也而爻辭云爾者夫以柔德交孚于下者大有之義而濟以威如者乾之義五之所以言威者柔得尊位大中也九四承之九二應之而九三不敢慢之也威如所以有乾之義者自域中言之威莫嚴于天而不可不畏所謂畏天之威是已自朝廷言之威莫大于君而不可不欽所謂天威不違顏咫尺

者是已乾爲天矣而又爲君此威如之義歟夫彖言
乾之一體則處剛健之才爾六五之變體則上下皆
乾故取威如之義蓋健未必威也若天行之健焉若
威則不止乎健所謂雷霆之威是已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大有之大壯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大有之君柔得
尊位大中其德剛健而文明其勢可以壯矣九四承
之九二應之九三不慢而亦事之則已至矣又能履

信思順而獲天人之助焉則其爲壯也不亦大乎且一陽爲復二陽爲臨至四陽而後爲大壯蓋兼言上下之君子也此主言君道故爲大有之大壯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易變體義卷四　　宋　都絜　撰

上經四　謙至觀

䷎ 艮下坤上 謙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此謙之明夷也而爻辭云爾者莊生之書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若夫謙謙君子則反乎是所謂盛德之人容貌若愚而

有用晦之道焉雖然非不明晦也用晦而明爾故得
艮之時止則以陰居下而晦用涉大川言得艮之時
行則明于濟道焉此變體之所以為明夷歟雖然其
用晦而明如此非以莅衆而然也卑以自牧而已卑
以自牧而用涉大川則吉所以為謙之明夷而與其
本體異矣
六二鳴謙貞吉
此謙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老氏之書曰自下者人

高之自後者人先之而易之于謙亦曰地道卑而上
行君子卑而不可踰此謙之所以有升之義然謙有
升義而必于二言之者以下體言之初最在下故以
卑晦為主二稍進矣故以升高為主書曰若升高必
自下故于下體之中言謙之升焉蓋六二離于初六
而與九三近而相得因謙而升者也與升之本體異
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此謙之坤也而文辭云爾者詩曰謂地葢厚記曰博厚配地而謙之九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夫子以謂厚之至夫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而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此九三所以為謙之坤歟夫謙厚之德葢得乎坤之體也而上下皆坤乃為厚之至故九三以剛在一體之上則為勞為功而未離下體則為不伐為不德故以功下人為厚之至於是萬民服之而以一陽為五陰之主焉然坤之為厚乃德之自然九三之

至厚乃因乎謙爾此其所以為謙之坤而與其本體

異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此謙之小過也而文辭云爾者六四以德之正居乎

上而九三以才之剛承其下受其承之之禮勿撝而

去之可矣而以九三功高謙撝而弗受所謂過乎恭

者也然乘九三之上居近君之尊而未至于為之太

過比變體之所以為小過歟雖然行過乎恭至用過乎

儉皆君子之過于厚而依于仁者也而撝謙之辭獨取行過乎恭之義故為謙之小過而已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此謙之蹇也而文辭云爾者夫屈大君之勢資賢臣之才柔得尊位大中宜无思不服矣而猶有侵伐之事是亦時之蹇也然滿則招損而九族猶有離心謙則致益而人皆樂告以善如是則雖居大蹇之難而有朋來之益矣所以利用侵伐而變體為蹇之九五

有大蹇朋來之辭焉夫謙之為道天地神人之所益宜不至于蹇而時勢適然雖謙以不幸而蹇然終以謙而无不利此其所以為謙之蹇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此謙之艮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天尊地卑而山為地類之高故地中有山以象德盛乎內而禮恭乎外然則其下為山既言德之高者隱乎內矣至于上下皆艮則又言位之高者見乎外焉德高乎其內而位高

乎外此所以為謙之艮也且艮象為山而其材則止宜无征伐之事然不得已而用之者時行則行也艮雖時行則行而動不失時然未至于震之起而動之至也故可用行師所征者邑國而已夫以一陽在上得其所而止此艮之本體也是爻之義乃以德位俱高而鳴謙以感物又能動不失時而利用行師所以為謙之艮者歟

䷏ 坤下震上 豫

初六鳴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 震下兑上 隨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巽下艮上蠱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此蠱之大畜也而爻辭云爾者語曰父在觀其志父

沒觀其行行則敷施于外矣志則含藏于內焉此在
蠱之初而以柔居下故其欲幹父之蠱而含藏未發
者如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焉則其志亦
大矣故變為大畜而夫子釋之曰幹父之蠱意承考
也謂之意承考則所謂觀其志者也然大畜本體或
言畜德或言畜賢此則意在于承考而志之所畜者
大故為蠱之大畜而與其本體異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此蠱之艮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蠱之成卦兼艮巽焉巽以柔而能入為義艮以剛而止為義九二以剛居柔得中道而巽故能上應乎六五之柔中而幹母之蠱也然母以從子為正子以制義為正幹母之蠱則母未必能從子不可貞矣不可以為正則必正其常分而各止其所然後可正焉故曰不可貞而變體為艮蓋欲正其常分而各止其所也恒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此爻之義所以含巽

之體而全歸于艮歟然因幹母之蠱而歸于艮之體
故爲蠱之艮與其本體異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此蠱之蒙也而文辭云爾者夫幹父之蠱而剛過不
中以爭其不義而責之于善其意非不美也特其見
善不明而昧于父子之際徇爭子之職而乖色難之
愛殊不知爭之使不陷于不義者義也不必責之以
善而異于朋友者恩也恩宜勝義而義乃勝恩故悔

咎不免而變體為蒙雖然蒙終于著而有亨之道故
九三剛過不中而終不失乎巽之體所以知過而能悔
人亦恕之而終无咎也且是爻特因不知父子之恩
義而不明乎善故為蠱之蒙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此蠱之鼎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蠱訓事而鼎乃喻才
事之所以成敗者才不才之殊爾故父以事任其子
子繼其志而述之乃有所謂才子者有所謂不才子

者夫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若所謂不肯堂不肯
播者不才子也若所謂奔走事厥考厥長者才子也
今亦幹父之蠱則不可謂之不才然而寛裕不敏則
不可謂之才其爲子也處乎才與不才之間則才之
小者而鼎之力小任重者似之故爲蠱之鼎而鼎之
九四亦有折足之辭焉雖然特因裕父之蠱而有不
勝其任之義故爲蠱之鼎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此蠱之巽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蠱之成卦兼巽與艮者也然子之于母以制義爲常其巽以從之可暫而不可久欲正其分而艮以止之故九二去巽之入而爲艮焉子之于父以濟美爲孝其承以德也可進而不可止欲繼其志而巽以承之故六五去艮之止而爲巽焉此變體之所以異歟且去巽而全體爲艮故曰幹母之蠱不可貞去艮而全體爲巽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巽以柔從爲義柔從然後可入焉從父

之令為不孝今乃以巽為善者父有德則可從矣子
亦有德則能從矣使父有德而子不能巽以從之則
所謂子弗祗服厥父事者爾安足以為孝哉此其所
以貴于巽也雖然幹父用譽而承之以德乃為蠱之
巽而主言父子之事則與其本體異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蠱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君子之道以中正為
常方其為臣而事君也必降其志及其致為臣而歸

則无降志之事矣是降已而升者也蠱之終如此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變體為升焉夫君子必非刻意尚行高論怨誹為亢也以其為臣而事君也自中道而降志及其已事而致為臣也乃无降志屈身之事而復其本焉于是以升之名歸之然而升本體之義自下而升者也蠱之上九則事已而高降已而升故為蠱之升而與升之本體異矣

䷒ 兌下坤上 臨

初九咸臨貞吉

此臨之師也而爻辭云爾者夫陽宜臨陰以正之而陰則陽所臨也陽反于復而長于臨則漸進而上足以有臨矣陽能臨陰而正之上能臨下而正之君子能臨小人而正之則師能臨衆而正之師能臨敵而正之矣經曰能以衆正而孟子言征之為言正也此臨之初九所以變體為師雖然在臨之初有正之之漸故為師之初九則師之方出而已此夫子所以言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雖然此特以一陽浸長足以臨衆陰而正之故為臨之師而與其本體異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此臨之復也而文辭云爾者君子之道難進是貴故翔而後集聖人取焉今二陽而為臨人心固已悅矣以陰猶盛而在上乃處之以一陽之復若靜而不輕動若慎而不過舉恐懼修省以此道而應上宜其退而自處從義不從命而吉无不利也雖然此自二陽

之臨謙沖退託而為一陽之復故為臨之復而與復之本體異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此臨之泰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之進先時是戒故未同而言賢人惡焉今始二陽為臨矣乃為三陽之泰若虛而為盈約而為泰者以此道而從人宜其說人不以道而无攸利也雖然此自二陽之臨驕淫矜誇而為三陽之泰故為臨之泰而與泰之本體異矣

然則九二六三皆二陽之臨也九二退而為一陽之復則无不利六三進而為三陽之泰乃无攸利是亦惡盈而好謙之意歟

六四至臨无咎

此臨之歸妹也而爻辭云爾者葢居剛長之時乃用至柔之德疑有咎矣然以柔而居正自上而下賢因初九之剛感巳而應之則所謂无所不用其至者也故言至臨无咎而所謂歸妹之義者彼以至剛自下

而來感我以至柔自上而下應之也泰之六五以柔
中下應乎二而有歸妹之象此則以柔正下應乎初
而有歸妹之體蓋君之旁求俊彥相之旁招俊乂皆
以仁柔謙下為美焉然以其居剛長之時乃能以至
柔應下故為臨之歸妹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此臨之節也而爻辭云爾者節之道貴乎中而已故
苦節則不可貞而甘節則往有尚臨雖剛長之卦五雖

大君之位而臨人之道仁柔是貴居剛長之尊位而不濟之以柔知柔德之可用而不濟之以中皆非大君之宜也剛而濟之以柔柔而濟之以中則剛柔中節矣故變為節而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而夫子釋之曰行中之謂也然此居剛長之尊位而節之以柔中故為臨之節而與節之本體異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此臨之損也而文辭云爾者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

臨涖天下莫若无為无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夫性命之情未嘗不厚唯其出而臨人則因物以遷矣物之能遷者性之疾也安其性命之情而物不能遷則損其疾矣臨之上六雖居臨人之位而得坤之體則靜且厚矣變體為艮則又止于厚而物不能遷焉是雖出居臨涖之位而能損其疾者居一焉去其忿欲之類所以損其疾而為德之修此其所以雖出而臨人不失其性之厚也雖

然此特出而臨人能損其疾者爾故為臨之損而與

其本體異矣

䷓坤下巽上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此觀之益也而爻辭云爾者葢以陰居初則有童義

于卦為觀固有觀義童而能觀則所見未明也以困

蒙之義言之則不可以不求益所承所應皆陰則疑

其不能求益然體坤之順而在六位之下則有求益

之道也何以知其然哉蓋昔者闕黨童子將命于孔子而子有言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是爻有童觀之義矣而于體為坤最在六位之下則若能恭其貌順其言學以至于哲而非居于位者也非與先生並行者也以是知其有求益之道故變體為益而以君子之道期之然非損上益下自上下下者也則與其本體異焉故為觀之益而已

六二闚觀利女貞

此觀之渙也而爻辭云爾者夫知闚觀之為醜則必離其所而極高明致廣大然後所見高遠能勝物而小之矣故井蛙擅一壑之水則不知東海之樂河伯順流而東行然後知北海之大此所以取渙離之義而變體為渙雜卦曰渙離也其謂是歟古人終身誦雄雉之詩者夫子不以為善進取不忘其初者夫子以狂簡名之此其所以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

天下也觀之六二以陰居陰而在內卦之中故為女子之事而以闚觀為正然以陰而應陽自內而應外則知以闚觀為醜而能離其所至于極高明而致廣大故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雖然此特離所見之小趣所見之大而取漁之義故為觀之漁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觀之漸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漸之進也女歸吉

也自于干至于磐于木于陸乃至于陵則進以漸矣自九五于陵復為上九之于陸則退以漸矣自于陵而于陸疑若退矣而視于干于磐猶為進焉以一端言之四十曰強則可以仕矣五十曰艾則可以服官政矣此觀我生而漸進也六十曰耆則使人而已七十曰老則又致為臣而歸焉是觀我生而漸退也若由之言志則謂可使有勇若求之言志則謂可使足民至于漆雕開之未能信而不肯仕是亦觀我生進

退之義夫觀之六三在上下二體之間此所以兼漸進漸退之義而變體如此雖然觀我生而能進退以漸故為觀之漸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觀之否也而文辭云爾者夫否與泰反其類而為國之光者否之終而泰之始也觀上體之六四為否上體之九四而否九四曰有命无咎疇離祉故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夫泰之始則光矣否之終則猶有

觀焉昔文王之盛德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矣而紂猶在上未純乎周此二老所以自海濵
而至然而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
聞云者猶有觀焉之辭也雖然因觀國之光而未即
賔于王故為觀之否而與其本體異矣至利用賔于
王則為泰之始焉蓋否之上體九四曰疇離祉而九
五曰休否上九曰傾否則否之終而泰之始可知矣
昔者陳厲公之筮敬仲也蓋嘗遇觀之否矣周史乃

曰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而曰猶有觀焉夫不在此而在異國非其身而在子孫其兆則否之終而泰之始也所謂猶有觀焉則觀國之光之謂也至于有國則利用賔于王矣然則變體之義豈虛言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觀之剥也而爻辭云爾者夫下不厚則剥之所以起剥不已則國之所以危故君以民為本上以下為

基而法山附于地剥之義必厚下以安宅何則人君欲觀其出于已者无他觀民情如何爾民相化以中正則知教之出于我者亦然以二五皆不失乎中正故也苟使民既庶矣既富矣其教以化之者又有尊君親上之義矣則必安宅于上而无剥焉夫上以厚下安宅法乎剥之象而然也觀民以觀我生以觀乎剥之義而然也故彼為剥之本體而此為剥之變體以剥之變體故為觀之剥而與本體異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此觀之比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觀其生者觀民之所以應上者親之譽之乎其畏之侮之乎親之譽之則來比矣不然則莫我比也觀之卦爻以能觀為義而上九與三相為正應彼雖上應乎我而我位不足乃疑其不應而觀其生焉位不足而欲民之化疑若有咎然有君子之德矣則何咎之有哉故曰君子无咎夫比人者下道比于人者上道蓋比之本體也觀其

生以知其比否故為觀之比而與其本體異矣然比之觀則主後夫之不上比者言之觀之比則比與不比皆觀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易變體義卷五

宋　都絜　撰

上經五 噬嗑至復

☲☳ 震下離上 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此噬嗑之晉也而爻辭云爾者葢晉有明義有進義屨校滅趾則正之于其早而懲于其小乃自不仁而進于仁自不義而進于義舍德之昏而進德之明日

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以其治之于其始爾故于卦之初爻滅趾而使之不行夫不行于不善則必進于善而所以正之者罔不在厥初也然噬嗑者用刑之卦蓋因用刑而小懲之然後能進于善故為噬嗑之晉而與夫所謂自昭明徳者異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噬嗑之睽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邪正善惡如薰蕕之不同踸君子有化小人之道而小人乃有害君子

之心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之所不免也有君子于此德稱其位而其才則柔乃乘近己之剛資其才以為助故除間為甚易而有噬膚之象惟除間甚易此小人所以遠而變體為睽蓋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志不同行睽有相遠之義焉昔舜舉皐陶以治寇賊姦宄之罪而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以易簡賢附勢之俗而不仁者遠其義噬嗑之睽也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又曰井通而困相遇蓋所

喜者欲其近故同人以遇而利所惡者欲其遠故困以遇而窮然則君子欲遠小人而去之蓋可知矣然澤火二女之異趣蓋睽之自然也此因除間而後遠則為噬嗑之睽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此噬嗑之離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噬嗑除間之卦而離也者明也六三雖彖不得中而材不稱位然應上九之剛除小人之間則其義明矣雖除間遇毒有不

量力之吝然與君子同心以除間則公議亦明矣何咎之有哉惟在已之義明而不處于嫌疑公議能明之而不受其黷闇故變體為離取至明之義然除間小吝而終于明白人亦見察而為之辯明因是而為噬嗑之離則與其本體之明異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此噬嗑之頤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君臣相遇而人民未得其養者間未除也除間而後人民得其養矣頤

中有物而口體未得其養者物未噬也噬嗑而後口體得其養矣頤下動上止而食所自入有自養之義故噬乾胏而後得其所養乃為頤之變體焉雖然中爻所噬皆可以自養而獨九四變體為頤者蓋頤之卦爻初上皆剛而實中爻皆柔而虛實則如頤之上下虛乃如頤之中焉至噬嗑之九四乃以剛實之體介乎二三與五衆柔之間故為頤中有物而象則有間也有物則必噬噬而後嗑則間既除而得所養矣

變九四之陽以為陰則若間之已除然後上下實而中虛之體全矣此其所以變體為頤而非九四不足以當之也然則上下實而中虛頤之自然也除九四之間而後成頤之體故為噬嗑之頤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此噬嗑之无妄也而文辭云爾者夫无妄之繇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盖君子小人之所異者正

與妄而已君子除小人之間則有正而无妄然必于
六五言之則噬嗑之主也猶如天本无妄以雷感物
則无妄矣物于是乎應之亦无妄也故歸于噬嗑之
主焉然此因除小人之間乃致无妄故為噬嗑之无
妄而與其本體異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此噬嗑之震也而爻辭云爾者夫為間之罪其極至
于惡積罪大除間之刑其著至于何校滅耳則此震

怒于上而彼震恐于下矣故于上爻變體為震焉然此因除間用刑而後成震則為噬嗑之震而與其本體所謂驚遠懼邇與夫恐懼修省者異矣夫噬嗑二體兼震與離而其材兼明與動然六三明有餘而動不足故其動不足道而全體為離上九動有餘而明不足故其明不足道而全體為震蓋除間而反遇毒則動不足可知矣不能小懲大誡則明不足可知矣

䷕ 離下艮上 賁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此賁之艮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君子于辭受趣舍之際未嘗茍也與其茍得于勢榮不若辭之以義則用義榮以致飾而美于勢榮多矣賁其趾者義榮也舍車者辭勢榮而不受也其象則初九舍比已之二以從正應之四也舍車則得艮之止矣徒行則所謂時行也艮以止爲主而時行則行故賁其趾舍車而徒而變體爲艮然因以義榮致飾于行止之際則與艮

之本體異焉乃為賁之艮而已

六二賁其須

此賁之大畜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六以柔附剛自下附上而飾之以中正之德若須比上體以生而九三近而相得則猶上體之于須焉須之為物雖柔而下垂然陽氣外發而上達猶六二以柔順從上而有中正之德也首至陽之體若元首之尊而須之所比以生猶九三之剛正而與六二近而相得也大畜之義君

以剛而止健臣以健而受畜非特止之而已又有養賢之禮焉須比上體以生而能發生以資養之之象也故六二言賁其須而變為大畜然因柔順比上飾以中正而在上之剛正者兼収並畜與之同升故為賁之大畜而與其本體異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此賁之頤也而爻辭云爾者頤之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蓋

頤義訓養而養貴乎正自養正則有以成己矣賁之
九三以陽居陽自飾正也六二柔正來比而我以剛
正成之所飾正也人之德性本正惟誠其意則自飾
正而无以害吾之性矣惟責以善則飾人以正而有
以全彼之性矣故賁飾以正而有養正之義于是變
體為頤而物我兩全近而相得非他爻之所能預也
然因致飾以正而有自養所養皆正之義故為賁之
頤而與頤之本體異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賁之離也而交辭云爾者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粲然相接所謂人文也而有天合者焉莊子曰輾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然則五者雖皆人文而兄弟之視他人致飾簡矣而父子尤簡其致飾皆不足道而六四之于初九具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致飾之文不可苟也則其相應也離之文明于是為至蓋離者萬物相見之時文以

交之有附麗之義而必于六四言之者初與四為正應而為六二所間故言白馬盖致飾之未成也然六二終不能間初而初九終應乎四故言翰如言其來比之速也其為文明附麗之義尤可貴矣故變為離之體焉然因致飾而後有文明附麗之義故為賁之離而與離之本體異矣且賁具文明以止之義而後成卦初九在内卦之下舍車而弗乘則非車服以彰之而文明之義為不足以其舍車之徒則具時止時

行之義而已是以獨為艮之體焉六四之于初有皤如之疑矣有白馬之疑矣有寇至之疑矣則艮之義為不足以其受翰如之應善比已之親則具文明附麗之義而已是以獨為離之體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此賁之家人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賢者之隱于丘園家居而未立朝家食而未受祿人君或未可召也將欲起之于其家而恭敬不可以无實必以幣先焉而

將其意所謂賢者亦未當拜賜于庭也受之于其家而已湯之于伊尹聘諸畎畝之中魯君之于顏闔使者亦至其家焉而曰此闔之家也去就雖殊而責于丘園變體為家人之義則一矣若乃束帛戔戔亦克儉于家之道夫儉于家可也用儉以聘賢者則猶出納之吝矣然君子惟不可虛拘苟有恭敬之實則不以厚薄為去就故終能得賢而有慶賀之吉若齊國之衆三賀于其君是已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雖然

此因幣聘于賢者而欲起之于其家且束帛戔戔有克儉于家之義故為賁之家人而與其本體異矣

上九白賁无咎

此賁之明夷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君子非不明而常自晦故能致樂告之善猶白非无色故能致五采之所施也自晦猶之白也致樂告之善則猶致五采之彰施焉蓋賁之義也何則素乃可作繪質乃能生文此白賁之實也上九在一卦之外而居六位之上則

似之矣陰虛而資陽月魄之溯日此白賁之象也明夷務晤而君子用晦而明則似之矣向使君子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則安有樂告以善者哉故不自以為明則人皆獻厥明矣不自以為聰則人皆獻厥聰矣此用晦而明之道而白賁之義如之故為明夷之變體焉然此特因白賁有用晦而明之象故為賁之明夷而與其本體異矣

☷☶ 坤下艮上 剥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此剝之頤也而爻辭云爾者夫頤之為言養也而其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盖下不厚則剝之所以起剝不已則上之所以危厚下之道无他焉養之而已有六府以養其外則既庶且富而无相凌之志有三事以養其內則既富方穀而无相害之心由是歸美報上而君臣並受其福尚何剝之有哉且聖人體天地之德而養萬民也必先之以養賢仁

且有禮以養而至于賢人衆多則天下雖有懷邪之人欲為害治之事必有以正之而不馴至于剥矣剥牀以足言民之不可不養也蔑正則凶言賢之不可不養也故是爻言剥自下起而變體為頤然因剥之起无以正之而知養賢及民之不可緩故為剥之頤而與頤之本體異矣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此剥之蒙也而爻辭云爾者盖蒙有暗義有𥜥義君

子小人固若薰蕕之殊而其所以難辨者以道之不明也道固有時予不明而小人蔽蒙而不自知顓蒙而好自用乃乘時之昏暗道之不明疾君子之異己而剝喪是務自下侵上其勢滋長君子難于自明而上下相蒙雖有柔順中正之道其誰使正之哉此其所以變體為蒙也雖然蒙有養正之道雖暗而終于明雖襍而終于著君子雖以養正之道包蒙者而納之然有終身不靈者說桎梏以往而終于為寇則擊

蒙以正之而從上下之願焉剥之六二承乘皆隂如
君子之狐立而未有與者至于上九剛在上與吾正
應近而相得則始所謂未有與者終有與始所謂蔑
正者終可得而正由是晴終于明雜終于著而蒙終
于亨矣此又蒙與剥之終也雖然此因剥牀蔑貞有
蒙之義故為剥之蒙而與蒙之本體異矣

六三剥之无咎

此剥之艮也而爻辭云爾者剥雖小人侵盛咸欲剥

喪君子之時而君子所恃者道與位而已所謂道者
陽爻也所謂位者居上也六雖非陽而所應者陽三
雖下體而居一體之上且應乎上九而離上下之羣
陰小人雖剝之而終不可得蓋若山之止而不可搖
固不可傾也故其變體為艮而曰剝之无咎然因小
人雖剝之而不可剝故為剝之艮而與艮之本體異
矣雖然剝以山附于地故為坤下艮上之象而是爻
乃取艮之全體者何哉蓋上體為山而已則猶山之

巍峩而下不厚也下體亦為山則猶山之廣大而下亦厚焉下不厚則其頽也易而下厚則其圮也難故全體為艮而後不可剥之義明矣

六四剥牀以膚凶

此剥之晉也而爻辭云爾者蓋五陰為剥而此則四陰已成六四承乘皆陰且切近乎災矣陰猶上進未已于是乎以膚受剥而害浸深焉故變體為晉雖然晉乃君子自昭明德進而上行之時而此乃言小人

進而未已者蓋初之晉如摧如二之晉如愁如者君子之進也至九四晉如鼫鼠則小人之進爾剥之六四變體為晉而適當九四之地故言小人之進而貪竊畏人有鼫鼠之象以卦象言其常而爻言其變故雖卦象主言君子而爻亦言小人之進焉蓋剥之六四以陰居陰正也故為君子之遇剥晉之九四以陽居陰不正也故為小人之冒進然君子之剥知小人之進故為剥之晉而與晉之本體異矣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此剥之觀也而爻辭云爾者盖剥為亂之極而亂常生乎小人女子左右近習之人左右近習㨗巽隠伏其情狀盖若魚然制得其道則易不得其道則難矣將法貫魚之道以制而一之非㨗中不能也㨗則有以寵之與遠之則怨者異矣中則雖寵而有以制之與近之則不遜者異矣非特如此而已且示之以中正之道使之觀而化焉則自内以及外自近以及遠

皆惟我是化而无不利矣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觀民以觀我生而知君子之无咎者也故六五柔得尊位大中雖居剝之時而獨不言剝乃言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盖知所以致剝之道既不至于剝而又有中正以觀天下之義焉此所以變體為觀也雖然觀以九居五乃盡中正之道今以六居五謂之中可也而兼正以言者以柔中之道施寵于宮人而无害于分義則其治内也可謂至公而盡正矣此所以變為觀

之九五而兼中正以言之也然因以中正之道治天下之剥而又能以此示天下使之觀而化故為剥之觀而與觀之本體異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此剥之坤也而爻辭云爾者蓋碩果者以君子充實光輝之道遇小人剥喪之時雖不見傷亦不見用于理不為順矣然遇剥之極有剛實之材天下于此厭亂而思治知君子之終不可舍而載之使居上知小

人之終不可用而剥之使失所進君子而退小人是乃天下之大順也故變體為坤焉盖仁者宜在高位而不仁則非所宜矣以宜不宜之辭知順不順之理而經以坤為天下之至順又以擊蒙禦寇為順上下之願則變體之義可知矣然因剥之終復進君子退小人而為天下之大順故為剥之坤而與坤之本體異矣且坤之上六亦先曰玄黄者天地之襍而終曰天玄地黄亦與此同義乎雖然剥之二體兼順與止

之義而至此乃全體爲順者小人既已剥廬則止之之術不足道也惟君子進而小人退爲天下之大順故其上下皆爲坤之體焉

䷗震下坤上復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復之坤也而爻辭云爾者葢陽動而陰静陽闢而陰闔自然之分也然陽或潛藏乾或静專者適然之時也初九爻則陽也故潛萌而動然時則冬也故至丑

而未泰如是則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矣所謂時者无他當其可而已自人道言之動而不當其可非善時也然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而未嘗復行則不遠而復矣不遠而復則終得坤道之靜矣故法地道而无祇悔盡人道而元吉祇言地道之神元言人道之善而人則法地者也故其變體為坤焉然因不遠復无祇悔而後為復之坤則與坤之本體異矣雖然兼坤與震而後復之卦具此乃具坤之全體而无震體者震

動而坤靜也以二體有震故初九潛萌而動然五陰猶盛于其外故不遠而復方動而遽復故震不足坤有餘而全體爲坤焉

六二休復吉

此復之臨也而文辭云爾者蓋六陰既純已爲坤矣一陽生而爲復二陽長而爲臨復之本體一陽雖生而其辰建子五陰猶盛也其爲變體二陽雖長而其辰建丑四陰未衰則猶足以陷陽不可不知險而冐

進故陽氣之在子丑猶未若春之動以散之也初九既以動矣以具知險故不遠而遂復六二雖變體為臨然亦知險故下比乎初而休息以待之所謂下仁者以初為復之先至而二則繼之皆陽之朋而二則下比之也智言動而仁言靜知仁者之能靜而與之同志休息以待時而不干時以犯難則休復之義可知矣自君子出處言之則道雖可以漸進而小人猶盛故初九一陽為復矣姑為六陰之坤蓋與知雄守

雖同義六二變體爲臨則二陽長矣姑與初九之一陽同志而休息焉則以退爲進之義也且臨之本體方二陽長矣而六三乃變體爲三陽之泰則先時而過中故曰甘臨无攸利復之六二變體爲臨則是方一陽之時已有二陽之義是亦先時而起矣然所以異于甘臨者以其柔順中正退而下比乎内爾此其所以言休復吉也然則初九退而爲復之坤六二進而爲復之臨故與二卦之本體異矣

六三頻復厲无咎

此復之明夷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初九陽爻而明故能知其不善而不行且在卦之初也故曰不遠復六三則異此矣其爻陰則不明之象位過中則頻而復之象其所以終能復者以變陰為陽而明入地中有時而出乎地焉爾且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明于自知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者明于聽言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者明于保身也苟不明晦則不能見其過

而自訟人雖告之而不喜至于名辱身危然後不得
已而改乃能復歸于善則其知之者晚矣而視不能
復者為愈焉所謂雖危无咎也頻謂頻蹙之嚬不得
已之貌與夸路之喜異矣經曰夷者傷也明入地中
明夷則言所傷者德傷于外者必反于家則言所傷
者形蓋德傷于内則形亦傷于外矣晦而能返所以
雖危无咎然因頻而為復故為復之明夷則與明夷
之本體異矣

六四中行獨復

此復之震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復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初九以一陽主五陰則彖所謂反復其道者也故即其下卦之本體言之則于一體為震矣六四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初九之陽則惟道是從而與之俱化是以爻變為陽而全體為震焉蓋乾純陽而无陰則所謂反復其道者陽之道爾君子之道爾復一陽而五陰則所謂反復其道者謂陽也而非陰謂

君子也而非小人故言其道以别之則六四之所謂從道者從初九之道也初九之畫陽道也君子之道也六四從之而不違則變為陽爻而亦為震體明矣然自復而變則為復之震而與震之本體異焉且兼坤與震而後復乃成卦初乃全體為坤則以在内卦而尚居五陰之下故也四乃全體為震則以在外卦而能從一陽之應故也此其所以晝變者歟

六五敦復无悔

此復之屯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屯者物之始生也在物言之則草昧而未甲拆之時若在人言之則嬰孩而未為童子之時故屯未至于蒙而為解之始人之所謂赤子者此其時爾又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謂屯雖將出見然未失其居亦方為草昧嬰孩之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蓋赤子之心人初有之惟大人能盡其性故德至同于初而其為赤子之心未嘗失也老子亦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

不螫猛獸不攫鷙鳥不搏夫在異類猶然則人孰得
而害之哉六五居位之尊而盡坤之體坤靜翕而厚
載也惟即動而静不遷其厚乃復其厚而為厚之至
于是人物莫得而害之何悔之有此盖所謂含德之
厚比于赤子者也故變體為屯而有敦復无悔之辭
然自復性之厚而德至同于初乃有物之始生見而
不失其居之義故為復之屯而與屯之本體異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

此復之頤也而交辭云爾者蓋君道无他正已以正人而已性本自正迷則失之迷而後復則尤在所養焉迷則凶矣能復而不能養則災眚亦不能免茍得其養則眚未必有也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此養正所以成已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故有三事以養其心而六府以養其身此養正所以成物也經曰頤者養也又曰頤

養正則吉而繼之以觀其所養觀其自養蓋向也迷則猶之疾也令也復則猶疾之愈也疾之方愈則必調其節宣而助其氣體以養之君子之養德亦然此其所以變體為頤者歟然因既迷乃復而戒之以不可不養又勉之以能養故為復之頤而與頤之本體異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易變體義卷六

宋 都絜 撰

上經六 无妄至離

☳☰ 震下乾上 无妄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乾下艮上大畜

初九有厲利已

此大畜之蠱也而爻辭云爾者夫易以山下有風為蠱之象而傳以風落山為蠱蠱之實蓋草木生成于山吏非其時則風揺落之也初九以健行之材遇畜賢之世可以進矣而居六位之下在一卦之始而當上

下嚴分之時于是而輕進則有犯上之危其君必因
而擠之矣是猶草木非其時而風搖落之也已之而
未進則无犯分之危而有待時之利故曰有厲利已
有厲則猶遇蠱也利已則猶治蠱也其曰不犯災者
蓋風落之者草木之遇災也君擠之者賢者之遇災
也知其有厲已而不進則不犯災矣終為六四所應
則利于是乎在此變為蠱之義也然在畜賢之初為
犯上之厲而有風落山之象故為大畜之蠱而與蠱

之本體異焉

九二輿說輹

此大畜之賁也而爻辭云爾者蓋車乃致飾之器也經以坤為大輿則輿乃載上而飾之之用也又以賁其趾舍車而徒為自飾之義則說輹而待時亦自飾之義也所謂輿者言受畜而有飾上之才所謂說輹者言待時而有自飾之禮蓋九二以健行之才遇畜賢之世可以載上而有行矣然以剛中之道居下卦

之內則必説輹而有待焉輿言飾上之才説輹言自飾之禮而賁以致飾為義所以言輿説輹也且車輿有文明之義説輹有艮止之義艮雖主于止而時行則行説輹雖止而不害其可行此又文明以止協賁之象焉蓋九二在下體之中則説輹而止剛健而應上則終能有行與小畜之説輹敗其所可行者異矣然當大畜之時雖才可以飾上而義適可以自飾故為大畜之賁而與賁之本體異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此大畜之損也而爻辭云爾者有至善之德有健行之才有能進之志則已盛矣物惡大盛而况居大畜嚴分之時不有以自抑損之則必貽咎而速禍尚可以往而與上合志乎哉唯有以自損則必艱以知難正以知止日以戒之閑以習之輿以載上衛以保身然後不至于犯上而上无僭儗之嫌于是往而受畜則與上合志矣良言至善謂九之陽也馬言健行謂

乾之體也逐言能進謂以九居三剛過中也其所以能自損者以其未離乎下體故爾老子曰物或損之而益艱貞而利有攸往則以損而致益也經曰損先難而後易利艱貞則先難矣利有攸往則後易焉然因大畜之九三而後取損之義故為大畜之損而與損之本體異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此大畜之大有也而爻辭云爾者大畜言以剛德畜

賢大有言以柔德有賢蓋人君之畜賢雖以剛德為主而所以下士者柔德亦不廢也故高明柔克所以昭忠善為火在天上大有之象而大畜之變體取焉其言童牛之牿者童言幼牛言順皆柔德之象而牿能閑物物无敢傷言雖以剛畜而不廢其德之柔雖以柔克而不害其能畜元吉亦言以仁柔下賢有得而无失也然以大畜之剛不廢大有之柔故為大畜之大有而與大有之本體異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

此大畜之小畜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畜之為言養其善而使之充實也所謂臣畜君者諫而君行之言而君聽之也故小畜之義以臣畜君而初九言復自道者所謂格君心之非也九二言牽復吉者所謂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也豕之豶者去其私欲之象格心之非而能從之則能勝已之私矣故有豶豕之象焉其言豶者雖畜賢以剛

而不廢從諫之德其言牙者牙能化物雖從諫而不害其畜賢之道也吉則畜賢而得之然因以剛畜賢而不廢從諫之德故為大畜之小畜而與小畜之本體異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大畜之泰也而爻辭云爾者大畜以止健而嚴分為義而泰以交通而忘分為義故初則利已而不可進二則說輹而未可行三則艱貞而後利有攸往至

卦之終然後其行无礙其來莫禦羣賢由我以進而我以是為己任則所謂大來吉亨者此其時矣故變體為泰而曰何天之衢亨夫四達為衢固已無不通矣而謂之天衢則非有彼疆爾界之辨太虛之中何往而不通哉是其所以君子道長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變嚴分而止健之義為忘分而交通之道其以此歟然變嚴分而忘分故為大畜之泰而與泰之本體異焉夫大畜之下體皆受畜之象而其上體皆畜賢

之象下體言其始故以嚴分為主上體言其終故以
忘分為義嚴分以明禮而後忘分以行道故其變也
六四為大有六五為小畜而上九為泰蓋大有者雖
以剛畜賢而不廢下士之禮也小畜者雖以剛畜賢
而不廢從諫之德也泰則進此矣雖以剛畜賢而交
際之情亦不廢焉故初雖利已而終應于四二雖說
輹而終應于五三雖利艱貞而終與上九同心同德
則其道盛行而畜賢之道畢矣泰之所謂上下交而

其志同者蓋以此也

䷚ 震下艮上 頤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此頤之剥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龜有靈德而不志于口體之養言養其德于内者也頤之動也如木之朶而超乎末蓋養其形于外者也德為本形為末本末兼備則善矣末盛則本衰而有剥喪之道如是而致剥是以其道得之非不幸而及之也此其所以凶且

君以民為本上以下為基下不厚則剝之所以起剝不已則國之所以危故剝以山附于地為象而為人上者鑒之則厚下以安宅初九當一卦之始在六位之下蓋言其本也得震動之性而上應外卦蓋言棄本而徇末也故末盛本衰有剝之義而其辭如此夫山附于地則下不厚而致剝為人上者鑒之則能厚下以安宅向使能養靈龜之德而不累于朶頤口體之養則本固末茂而不至于剝矣孟子謂樂正子曰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餟蓋舍靈龜而觀朶頤之謂也然樂正子知而改其過故終顉善人信人之目焉初九不能養其本而有剝之道故爲頤之剝而與其本體異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此頤之損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六二之于六五也以下養上則反其正而曰顛頤不求而往則違其常而曰拂經彼不待我以養乃以道之不足而欲養之則失

其應矣故曰于丘頤征凶夫反其正違其常而以不足之道養人是皆無益而有損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蓋在我有餘而可以為師則因彼來學而應之可也在我不足又不待求而應且施之于上則顛且拂矣其好為人師如此則今之所未有者不復裒多以求昔之所嘗有者且將隨應而竭既不能温故知新以自養又不能成德達材以養人雖有善養人之志而非多聞

之益友也祇所以為損而與夫既以與人已愈多者
異矣故為頤之損而與損之本體異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此頤之賁也而爻辭云爾者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而
上宜以善養人致天下心悅而誠服則自上而養下
以剛而養柔者常然之分自然之理也今乃以下體
之柔震體之動而致養乎上九之剛則違養道之常
矣唯以柔應剛剛柔相雜有若賁飾之文者故變體

為賁然以賁之卦爻推之柔自上而下以文下體之剛則柔來而文剛剛自下而上以文上體之柔則分剛上而文柔以上文下以剛文柔亦常然之分也今以柔而文剛自下而文上則亦違賁飾之常矣故曰拂頤貞凶以違上下之常分故勿用而无攸利者至十年之久焉然欲致養致飾于上者其心豈有他哉久則上必恕之故勿用无攸利者止于十年而終于上下相應焉此即致養而見致飾皆不可違上下之

常分故為頤之賁而與頤之本體異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此頤之噬嗑也而爻辭云爾者蓋上下實而中虛者頤之體也初上實而中爻虛者頤之卦也中爻之間有九四以實之則若頤中之有物而不可不噬噬而後嗑嗑而後可以為養矣噬者除間之義而嗑者合也方頤六四之未變則頤而已變為噬嗑之九四則頤中有物焉物在頤中必自上而下故曰顛頤吉其

物雖終于下咽而必噬焉有遇毒者不可不擬而後動也故曰虎視眈眈方噬而未嗑則未充其欲也故曰其欲逐逐至于噬而嗑嗑而得其所養然後无咎初所以疑其有咎者以變體有九四之間也而終于无咎者能噬嗑以除間而已二卦兩爻皆四也噬嗑之四變實以為虛故為噬嗑之頤頤之四變虛以為實故為頤之噬嗑而各與其本體異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此頤之益也而爻辭云爾者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故道足以養人而不待乎人之養者人君之常也道未足以養人而有待于人之養則拂其常矣然致恭盡禮而資人以求益亦可以為所居之正而足以得志焉此變體之所以為益也然益之道利涉大川而頤之益則不可涉大川者益之本體在已有餘而損上益下故推恩以利物而足以濟難所以言利涉大川若夫頤之益則在已不足而順以從上

故資人以居正而不足以濟難此所以不可涉大川而與夫益之九五所謂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者亦有間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此頤之復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揫斂萬物以向乎肅殺者陰也發生萬物以向乎長養者陽也一陽來復則羣陽浸長而百昌之生萬寶之成所以長養之功由此而出矣故有由頤之辭雖一陽方復五陰猶盛

而朋來无咎剛長乃終故有厲吉之辭陽之初生也知險而潛由此而進則終出險而有濟矣故有利涉大川之辭然則所謂利涉大川者其復之終乎夫陽之復猶君子之復也盖君子之復進也羣賢亦由我以同升而天下之所以利養者皆由我以成雖小人未盡消而終于夬決之盛至于純乾而後已則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矣天下之難其有不濟者乎上九以一陽居羣陰之上以彼之常乏之資吾道之常饒則莫

不由我以養矣彖之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也雖居高位而有厲然主羣陰而有慶焉其所以言利涉大川者羣陰猶大川也居其上則利涉之象也然羣陰資一陽以為主是猶萬物自一陽以潛萌故是爻之義為頤之復而與復之本體異焉

䷛ 巽下兌上 大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此大過之夬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知柔剛之異用

知微彰之異時若其當柔而剛當微而彰皆不足以保身而況可以制小人哉大過者本末弱之世小人盛而君子衰矣苟不能用柔則非知微者也不慎如此則小人得而害之豈保身之術哉尚可以治人乎唯用柔乃能得時而剛唯能慎乃能因時而決猶之藉用白茅物雖薄而用可重也蓋茅柔物也有順而直之德焉君子之象也藉物于下猶君子以柔居下也至于可薦于鬼神而去禍以致福則猶君子決小

人而使人並受其福也始于保身而終于勝小人故曰慎斯術以往其无所失矣此變體所以為夬然本體之初爻貴初知柔而變體之初爻戒于用壯二爻之辭相為表裏而言其當體至所謂夬則要其終焉然是爻所言特為大過之夬非即能夬也蓋其本體異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此大過之咸也而爻辭云爾者二氣感應以相與然

後萬物生焉此咸之天道而使枯楊生稊則大者過越而有為之象也止而說男下女然後夫婦成焉此咸之人道而夫得其女妻則大者過越而相與之象也二氣視物為大焉夫視妻為大焉枯楊生稊言大者之濟世老夫得其女妻言大者之制物以卦爻言之九言剛大之才二言衰弱之世剛得乎中則大人之象而初六柔承乎下則小人之象故其辭如此然大者過物而後能咸故為大過之咸而與其本體異

焉

九三棟橈凶

此大過之困也而爻辭云爾者衰弱之世危有待于持顛有待于扶必有大過人之材然後能撥亂反正拯顛危而中興焉苟唯僅勝其任而位已過中未離于巽而體猶居下則力少任重而其材窮矣是猶棟橈者不足以為宮室之固而震風凌雨未免乎顛危之懼也故其爻辭云爾經曰大過顛也又曰澤无水

困變體之所以然者以九三无大過人之材也葢卦爻之立本者以陽居陽爲位當唯大過之類則以陽居陰者爲才過其位以陽居陽爲不能過故九二无不利九四棟隆吉九五則无咎无譽而九三言棟橈凶焉說卦所謂剛柔立本變通趣時者其以此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此大過之井也而爻辭云爾者夫木本乎地而下首者也其材中棟則居乎上矣所謂上棟者是也有它

則桡而傾矣所謂桡乎下者也猶井本體下入而深所謂困乎上者必反下是也及其致用則汲之而上出焉所謂巽乎水而上水是也若初六之井泥不食則桡乎下之象若九二之井谷射鮒則有它之象盖大過之時衰弱之世也君子之若九四者位近君矣而才過其任足以上輔其君而下庇其人所謂棟隆吉也苟下係正應則不足以扶持顛危之患故曰有它吝夫有它則桡乎下矣有困乎上而反乎下之義

故變體為井然本言以大過之材輔衰弱之世故為
大過之井而與井之本體異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此大過之恒也而爻辭云爾者楊柔木而枯焉言衰
弱之世生華不若梯之久言不成濟世之功也婦宜
從夫而反過之則雖老猶婦也夫宜帥婦而反從之
則不足于夫道言不足以制義也枯楊猶之老婦生
華猶之士夫此言其材能適中而不足以過物其德

能守常而不足盡變當大過之世无非常之材者也故為大過之恒而與其本體異矣夫大過之爻陽居陰則雖九二已為過越之材陽居陽則雖九五猶不足以過物也然以位之高也僅能生華而已得其士夫而已材不足而稱其位故无咎位雖高而无其功故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此大過之姤也而爻辭云爾者夫有一言而盡本體

之義者顛也有一言而盡變體之義者遇也以不足之材居至高之位而遇顛危之時任寄托之重則雖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其可已哉此所以雖凶而不可咎莊子曰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故君子之行其義也唯其所遇如何爾禍福何容心哉貴其无咎而已矣夫姤之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遇之善也而上九則曰姤其角者遇之不善也

大過之姤亦角之類乎然當大過之世而遇過涉之地故為大過之遇而與本體異焉

☵☵ 坎下坎上 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此坎之節也而爻辭云爾者遇險者宜求出焉初六以陰居一卦之内在六位之下于變體為節節之為言止也止而不能行入而不能出以事言則不能出險而自取其禍者也以性言則不能趨上而下愚不

移者也故其爻辭云爾夫艮節二卦經皆以爲止而艮時行則行節則止而已故入于坎窞不取艮而取節焉節之爲止與艮之時行異矣然坎之節則甚于節之本體又不特坎而已此其變體之異也夫坎言陷也坎窞則又坎之旁入者坎既陷矣而又傍入焉其能出險乎哉此其所以凶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此坎之比也而爻辭云爾者陷乎二陰坎之所以險

然以剛居中則險未能為害也故曰有險而已唯以剛居中而不失之過故能比乎人而人亦比之比人而人比之則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未可以出險亦可以處險矣故曰求小得與人親比而謂之小得者比雖人情之所不能免然君子周而不比比非大同于物其所得也不廣矣觀五家為比之名則知小而未大也唯中能處險而未能出險唯中能比人而未能大同故曰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二曰

求小得未出中而九五曰坎不盈中未大其義雖同
而九二之辭意猶未及五以其上下體之殊也比本
平居無事相與為比而此則因坎而求比也故為坎
之比而與比之本體異矣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
其坎之比者乎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此坎之井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困乎上者必反下
故受之以井傳曰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然則井之為

體已入而深矣而六三之變體適當井之中而又稍下焉下乎此則為初六之井泥故來而趨内彌入于坎矣上乎此為六四之井甃故之而趨外猶未離乎坎也止乎此而又安焉則為九二之井谷故曰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且六三過中而居非其地以陰而位過其才内則乘剛外則无應來與之皆坎也陰性善陷而又善止險且枕也陰居下卦又居一陰之下入于坎窞也然居一體之上而過乎中矣故言勿用

以戒之夫井之本體至九三猶渫而不食然王明則
受福坎之井則陷而又下焉故爻辭之義與其本體
異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此坎之困也而爻辭云爾者坎亦困之類也而坎為
重困為輕故坎言陽為陰所陷困言剛為柔所揜陷
兼上下而揜則言上而已坎言水洊至而困言澤无
水水洊至則至于害已澤无水則不能濟物而已坎

言險而陷困則言窮而通焉坎之終猶言凶而困之終則言吉焉故坎之困則患難輕矣窮之終而通之始也窮之終則未免乎用儉故曰樽酒簋貳用缶通之始則自晦而之明故曰納約自牖終无咎牖之在室離晦而明者也伊尹之于湯二老之于周其類此歟夫以坎之六四變困之九四既舍坎之陷而為困之揜矣又本體自陰以趨陽變體有陽而无陰故為坎之困而與困之本體異焉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此坎之師也而爻辭云爾者坎之九五剛中而无應變為六五則剛中而應矣坎之二體行險而不順變為坤體則行險而順矣此所以為師也所謂坎不盈則行險而未出險也水未出險則祇既平而已行險所以用師也出險則兵寢矣若夫適平暴亂而未至偃武修文之治亦不至窮兵黷武之酷則祇既平而已所以无咎然自剛中變而後應自行險變而後順

故為坎之師而與師之本體異焉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此坎之涣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君道尚德非阻威也孔子曰逺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莊子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凡德為陽威為陰若坎之上六者行險已過不用德而用威恐人民之有離心也乃阻威以制焉故云係用徽纆則言囹圄以守之也寘于叢棘則言刑

誅以懼之也阻威如此則已至者猶有離心而况未至者乎所以久不得民而三歲不得凶經曰渙離也又曰物不可以終離然則坎有設險之義而渙有離散之義凡用刑獄皆設險之類恐其有離心也乃設險以制之而恃險无德終至于離故為坎之渙而與渙之本體異焉

䷝ 離下離上 離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此離之旅也而爻辭云爾者初九當離麗之世而下无承上无應且剛宜在上而反居一卦之下若君子之失其所者有旅之義焉經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又曰親寡旅也其彖亦曰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夫旅既失其所而親已寡矣或有下已而來比者其可恃已之材而不敬以待之乎初九以剛在下而六二以柔順之禮自上而麗之初亦以禮上承而附麗焉則錯然之禮自彼

而我敬承之以免咎矣故曰履錯然敬之无咎孔子无上下之交而阨于陳蔡至衛則主顔讎由其類此乎此蓋當離麗之世而獨為親寡之旅故為離之旅而與旅之本體異矣

六二黄離元吉

此離之大有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離者麗也而大有者以柔中下賢之卦也六二當離麗之世有柔中之德初九以剛在其下而能屈已以下人蓋將以有之

也而初九以剛上承則以賢者之材見有于上矣故變體為大有而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黄言柔得中也離言麗也元言其仁也柔而吉則得賢之謂也夫大有者君以柔中下賢之卦故言大者之有賢而六五當之今乃于六二之黄離而變體為大有者大有之六五君也離之六二大臣也人君猶當以仁柔下賢而况于大臣乎然人君之所謂大有者以卦之正體言之人臣之所謂大有者以一爻之變體言之固

不容无辨也且六二之于五以同德相應而為九三

九四所間乃下比于初九至于三四終不能間則必

與初九俱進而唯六五是麗焉所謂事君以人者也

書于湯言旁求俊彦啓迪後人而于伊尹言旁招俊

乂列于庶位君臣咸有一德此所以能得賢者歟是

爻蓋體柔中之德下初九之賢附麗以有之而初九

亦為其所有故為離之大有而與大有之本體異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此離之噬嗑也而爻辭云爾者六二之于五以同德相應而九三以剛明過中之材居兩間以為之間故曰日昃之離苟不能虛以有容圓而善應安時樂天而不復為二五之間則盛極入衰而上將用刑以除間矣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蓋陽爻言剛離體言明下體之上言已過中然猶固有其位而不知退所謂日昃之離日言陽明而昃言過中離則附麗而有所著言固有而不知退也缶言虛圓之器鼓

而歌之言其能自樂也大耋言衰老之極而嗟嗟言有受刑之憂凶言有受刑之禍也夫離言麗噬嗑言除間此爻言附麗自樂以離間君臣之際苟不改是則罹除間之刑矣故為離之噬嗑而與噬嗑之本體異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此離之賁也而爻辭云爾者賁之所謂致飾者人文之禮唯君臣為最嚴其儀為最盛其事為最悉苟有

慢此者其刑亦最重致飾如此所以尊君親上為之防微而杜漸也近君之人或致爭恭敬之容失巽順之意而有陵犯之狀則有害于賁飾之文矣于是而刑之則孰敢虧君臣之義慢朝廷之禮而所謂賁飾者于是乎在夫離言君臣之相麗有賁飾之文焉九四乃以剛強之姿體炎上之性而居近君之位以剛逼柔有害于君臣之禮而六五柔不失中不可犯也于是罪所不容而退焉故曰突如其來如雖不得已

而退然罪已不可赦矣故曰焚如死如棄如夫懲一以厲其餘則致飾之文无虧矣此變體所以為賁也然因離麗之際有害致飾之道而用刑以威之則復全致飾之禮故為離之賁而與賁之本體異焉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離之同人也而爻辭云爾者二五同德相應若同人之二五以中直相與也乃有九三四以剛犯上而為之間焉若所謂伏于莽而乘其墉者也至于鼓缶

而歌則若伏于莽而弗興也突如其來如則若秉其墉而困也六五涕沱若戚嗟若而終吉則又若先號咷而後笑也故有同人之變體而諸爻之義如之且六五所以出涕而戚嗟者以柔乘剛也所以九四不能犯而終吉者以柔得尊位大中也然此因離麗之際有為之間而終莫能間故為離之同人而與同人之本體異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離之豐也而爻辭云爾者當離麗之世天下文明四方和會萬物盛多向乎盈成之世矣有不軌而害治者征伐其可已乎乃命方伯奉辭以伐之其事可謂大矣殲厥渠魁而脅從罔治其道可謂大矣所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其德可謂大矣于是无害其嘉美之治而致盈成之世則所謂王假之尚大者也蓋與周頌所謂綏萬邦屢豐年者同而與道經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者異矣此變體

所以為豐而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而夫子釋之曰以正邦也蓋離之六五王德之人也上九則方伯之任也九四之突如則不軌而在所征者也至于焚如棄如則折首而獲匪其醜矣嘗譬之禾焉離者夏也苗而秀之時也豐者秋也秀而實之時也禾方苗而秀矣乃有螟螣蟊賊之害者必有以治而去之然後无以害其成而豐年可告焉上九王用出征而為離之豐者如此昔成王之時向予盈成

之世矣有管蔡之難周公出而征之然後持盈守成之治成焉其類此者乎然是爻當離麗之世有强梗之臣而出征以正之然後成豐大之盛故為離之豐而與豐之本體異矣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馮克鞏
謄録監生臣董誠